

A12

沪上足坛名将孙祥
患病引发关注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民演艺微信公众平台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 161 期 | 2017 年 2 月 12 日 / 星期日 责任编辑 / 张黎明 视觉设计 / 戚黎明 编辑邮箱: xmwhb@xmwb.com.cn

非遗传承人何伟福 昨为市民传授传统技艺

小小一只兔 浓浓一片情

文体社会

元宵节,国家级非遗项目上海灯彩代表性传承人何伟福亲授大小朋友做兔灯。不少 80 后父母也与孩子们一起动手制作,从中找回记忆中的年。何伟福说,一只只手工兔子灯中藏着深深的爱。

温暖回忆

“请小朋友们在铁丝上涂上胶水,将白纸仔细地贴到铁丝上,贴得牢一点!”昨天,“何氏灯彩”第三代传人、国家级非遗项目上海灯彩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工艺美术大师何伟福来到虹口区档案馆,教近 50 名大小朋友扎兔子灯。他拿着一个迷你版兔灯骨架边说边示范,手法娴熟。

昨天在现场学习的,既有带着十来岁孩子的 80 后父母,也有祖孙组合。不到一个半小时,22 只玲珑可爱的小兔子灯便大功告成了。更有意思的是,每一只兔灯的花纹设计均由制作者即兴发挥,祥云兔、元宝兔、窗花兔……桌上的萌兔引得大人小孩兴致勃勃地摆弄并合影。带着 9 岁女儿来动手做灯的顾莉莉说,现在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了,没想到元宵节亲手做灯让我再次找到了过年的兴奋点,“不仅动手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我也很投入。”

而手工兔子灯则带着 80 后王女士回到了从前,她感叹说,很想念曾经的纯手工兔子灯,总觉得现在流水线上生产的兔子灯少了一点什么。她回忆说,儿时父亲给她做过一只威武的兔子灯,“兔子身上贴着好多层‘兔子毛’,因为太厚了,我牵出去后发现不及其他小朋友的亮,就不开心了。”她父亲于是立即对兔灯进行改装,撕去两层“兔毛”,又加了一根蜡烛。“再出门,我的兔子灯立刻成为最亮的,其他小孩特别羡慕我。”第二天,她母亲拖地时发现拖把变短了,原来,她爸爸锯了拖把柄做了兔子灯的两个轮子。

上海特色

元宵手制兔灯的故事仿佛终结于上世纪 90 年代。何伟福称,从那以后就很少有人亲手做兔子灯了,“近几年,很多人都在网上买现成



何伟福教小朋友制作兔子灯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的或在半成品的基础上做。”上海的兔子灯随着时代也在不断变化。何伟福介绍说,材料上,最初用竹篾搭骨架,后来用更灵巧的铁丝,“最开始兔子灯中点的是蜡烛,后来渐渐有了放灯泡的,这样不会烧起来。如今还有充气款”。

那么,上海兔灯的特色在哪里?何伟福认为,这要从做法讲起,兔灯分为提、挂、拖三款,都得先用铁丝分别绕出六个圆,即腰、身、头。而何氏灯彩则将每根铁丝锉直,然后包上一层薄纸,一是为了美观,二是为了增加摩擦力把兔灯扎得更牢。接着用皮纸或皱纸糊好兔子的身体和头部。最吃功夫的是兔毛,普通大小的兔身和头都要贴五到七层,这样才显得有层次感,“上海特色的兔灯不是光溜溜的,层层叠叠的兔毛很关键。”何伟福说,以前很多家庭自制的兔子灯非常神奇,比如有套在儿童自行车上的大型兔子灯,路边小贩的兔灯也亮点各不相同,“满大街不一样的兔灯让元宵更热闹喜气”。“一只纯手工兔子灯中藏着父母对子女的爱,也显示了制作者的智慧。”何伟福说,孩子们拉兔子灯攀比什么?除了哪家的灯更精致更漂亮,炫耀的还有父母的浓情厚意。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师大教授仲富兰认为,如今生活节奏非常快,如果年轻父母能抽出点时间陪孩子扎个兔子灯,将能为他们留下最美好的元宵记忆。

本报记者 肖茜颖



画家戴敦邦送“福”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海上书画名家 元宵赐“福”大家

本报讯(记者 朱渊)昨天,在汲古斋第 17 届《名家与您闹元宵》大型笔会上,戴敦邦、蔡国声、车鹏飞、丁申阳、忻国华等 30 多位海上名家与中青年实力派书画家现场泼墨挥毫,为书画爱好者送上新年之“福”,让大家手笔“飞入寻常百姓家”。

走上汲古斋二楼的老厢房,在吱呀作响的楼梯上就能与喜获名家墨宝的普通书画爱好者擦肩而过,他们举着墨迹未干的书法作品,春风拂面、喜形于色。这份喜庆在“主会场”更甚,走廊里,细绳上晾着一幅幅“高山流水”“紫气东来”,更有形态各异的“金鸡报晓”“闻鸡起舞”。规格不一的书画摊依墙摆开,得拨开人群才能看清大书桌后书画家们忙碌的身影。

摆摊的都是书画界赫赫有名的人物。著名国画戴敦邦举家出动,太太陪伴在一旁,四位公子亦分别帮忙盖章、晾画。年近八旬的他自下午一时半起坐镇,奋笔疾书了三个多小时。面对络绎不绝前来“求墨宝”的笔友,老人顾不得喝上一口水,埋头书法,每幅字都力求完美:“元宵笔会,一年一次,我要尽可能让大家心满意足。”据悉,汲古斋的元宵笔会始于 2001 年,每届元宵笔会上,书画家们都会“放低身架、降低画价”。昨天一个下午,汲古斋迎来送往就不下 3000 余人次,除了本地书画爱好者,还有很多人是从苏浙甚至河南、黑龙江等地赶来的。

《醉心花》亮相大剧院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根据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昆曲《醉心花》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虽然整个故事背景被移到了中国古代,但依然隐约可见西方叙事方式与情感表达特色。此外,颇具古风的唱词、念白及昆曲雅致的音乐使混搭风格十分明显。

作为一出悲剧,《醉心花》的前两场其实很有些喜剧的色彩。第一场姬、嬴两家在踏青时的争斗没有所谓“械斗”的激烈,反而有些搞笑色彩:姬家采花,嬴家的马车踏坏兰花;嬴家曲水流觞,姬家下水洗脚。两家泼水打闹,互不相让。而“情诉”一场两人深夜相会,更是笑料迭出,男女主角表达情感也比较“奔放”,引得台下观众阵阵发笑。至第三场开始转向悲剧,姬、嬴两家有亲,却路遇两家械斗,在劝阻不成之后姬、嬴两家无奈拔剑参与,却不料误杀心上人嬴令之兄。这一场戏中,施夏明首次挑战武戏开打,虽然打戏份并不算太多,对施夏明来说却也是一个考验。之后被通缉的姬、嬴两家不得已逃亡,被逼婚的嬴令喝下假死药“醉心花”,最终以“双殉”结束全剧。

《醉心花》剧照

文艺“大家庭”元宵乐融融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丁酉鸡年正月十五下午,上海文艺会堂文艺大厅张灯结彩、笑语欢歌,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来自上海各艺术门类的老中青艺术家秦怡、吕其明、尚长荣、陈佩秋、高式熊、陆春龄、黄淮、舒巧、黄允、吴宗锡、江明惇、戴炜栋等 250 余人欢聚一堂,共道祝福、共叙友谊,共度佳节。

新春大联欢由上海电视台印海蓉、陶淳主持,各文艺家协会的艺术家们纷纷登台献艺,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艺术前辈,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艺术家,还有崭露头角的艺术新秀以及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的文艺工作者,充分体现了上海文艺界大家庭的蓬勃力量。